

鸟有九灵

冯知明作品集

珠
海
出
版
社

冯 知 明 作 品 集

◎ 卷 三

鸟有九灵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冯知明作品集/冯知明著. - 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3.1

ISBN7-80689-010-6

I.冯… II.冯… III.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7497 号

冯知明作品集

冯知明 著

终 审:罗立群

责任编辑:帅 云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电 话:0756-2222759 邮政编码:519001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297 号二层

印 刷:珠海豪迈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29.875 字数:780 千字

版 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689-010-6/I·402

E-mail:zhcbs1@pub.zhuhai.gd.cn

定 价:6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

作者简介

冯知明，1961年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市。曾务过农，当过工人，经过商。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。曾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、散文随笔几十万字，出版长篇小说《扭曲与挣扎》等两部、散文集《童婚》（台湾版）一部。现供职于某杂志社。

地址：武汉市77660082邮政信箱

邮编：430077

伊妹儿：fzml29@public.wh.hb.cn

责任编辑 帅云
装帧设计 鲍钧

目 录

楚地篝火 (2)

平原上的暗夜，清寒，辽远，明净。我点起了熊熊的火堆，在一明一暗的火光中，我往世的朋友来将我陪伴，他执意要解开那尘埋在岁月中的结。

百仙娘子 (14)

“百仙娘子”属于专有名词，是乡人“请神下马”时对地特有的称呼——
人神会诊 (18)

每年正月十五以前，准备一套锣鼓，到了晚间，一些希望神附体的人集中在一个宽敞的人家。敲着锣鼓，点燃香表，围坐在那里。神鬼的魂魄便会找到这些人来附体——

倒春寒 (26)

那是美丽的次姣姐姐看见的最后一场雪。她的爱情，她的明天，都如同那根桃枝上的花苞，被冰雪凝封在我的记忆里。

赌 雁 (56)

祖父们着白衣，穿白裤，在秋日的平原上架起了大铰，大雁往南飞，它们会不会落进这一批昔日英雄精心设就的圈套里？

一九六〇年代：乡村少年 (90)

是谁迫害了那个手持红缨枪的乡村少年，他乍现的灵光，他小小的骄傲，竟是如此残酷地被那个年代扯得粉碎。

震惊湾台的生育事件 (118)

荒谬的生,荒谬的死,力量与情俗,神秘与愚昧,几千年后,造物主还是毫不吝啬地将新的生命放到这一片湖地。

水家门前南瓜梦 (128)

南瓜在成长,在那个以梦为马的农民的粮仓里,不可思议的南瓜,是这个失败的小伙子凭借的,向我们的世界发言的力量的源泉,也许南瓜的神,会凭借着他对我们作出最后的审判。

百湖夜明珠 (150)

百湖,巫气充盈的楚地泽国,留下了种种似幻似真、亦幻亦真的离奇景象——县太爷,卖娘太;离魂桥,捉奸队;幻铜镜,游魂江;夜明珠,老巫婆;巨蜘蛛,人头蛇;小神女,红盒子……这里有女娲造人的百湖版本,又似当今的官场现形,融民间传奇与魔幻现实于一炉;神话加搞笑,令人叹为观止。

百湖冤案 (192)

几百年前,一群乡民的聚讼,已将百湖而今的人文地图改变,那时候,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农民的闷念,一个县乡小吏的主意,都在构成一部无法改变的百湖历史诗篇。

百湖游记 (278)

一位画家,一位记者,与我这么个百湖的作家一起重游百湖,我的游记呈现出的人与事,与我童年记忆中的景象,我在文本中的虚构,差异是如此之大。



◎平原上的暗夜，清寒，辽远，明净。我点起了熊熊的火堆，在一明一暗的火光中，我往世的朋友来将我陪伴，他执意要解开那尘埋的岁月中的结。

焚地篝火

原野上，我和朋友·金好不容易燃起一堆篝火。我看着他黑乎乎的面容，额头上的头发被窜起的火苗扫得枯焦，淡淡的有些臭味，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我显然和他一样，他比划我的脸，怪笑连连。原野的箫声，就像在平静的水塘投下一块巨石，那水波纹打出去好远好远。我说：“受罪了吧，这可是你提议的，怨不得别人。”这堆篝火，是我们此行第二天的篝火，只有我们两人，在这空旷的原野上。

还是在昨天下午，没有阳光的天空有些昏暗，四周薄雾飘渺。朋友们约好了去森林公园，却像有意约好了要拖延时间，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才成行。进入森林管理区，管理员劝告我们，已经晚了，今天最好别来了，篝火也不太好烧了。朋友中的俊友忙塞给管理员一点辛苦费，对他打趣道：“到森林公园如果没有篝火相伴，那等于白来；如果不是晚上的篝火，什么感觉也不会有。”管理员只好说：“快点呀，我一会儿要催的。”

朋友们掏出一些用于烧烤的食品。篝火在管理员帮助下烧燃。人人的脸膛上闪耀着火光。森林里静悄悄的，有微风阵阵袭来，把篝火扯乎得一阵起伏。朋友中有人感叹：“一个静夜，一堆篝火，唱着一首忧郁的歌，这是一个可以宣泄忧郁的夜晚，谁想哭请报上名来。”于是，他唱起了十分忧郁的歌。在的人跟着合唱，声音低婉哀伤，缠绵得如泣如诉……我终有些触

动。两行热泪正要顺颊而下时，管理员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：“你们还是要快点呀，我会扣奖金的哩。”整个场景就此被消解了，我的泪水很快缩了回去。

在场的人十分扫兴，却又无可奈何。篝火四周有些静，大家显然不知怎么往下表达。朋友金说：“如果在乡下的原野上，静静地守着一堆篝火，夜深人静，那才叫美哩。这里人工做作的太多了，有些假。”朋友们纷纷看我，你想不想回老家去？听了这句话，眼前突然一亮，心灵突然一震，但随即黯淡下来：“我都十几年没回去了，那里连个直系亲属都没有，还不知到什么地方落脚哩。”朋友中的俊友哈哈一笑：“你真惨，连故乡也丢了么？”我不由得一阵苦笑。朋友金说：“不会，故乡是丢不掉的。到原野上去，燃起一堆篝火，故乡便在篝火里。”他说得有些快，所以有些结巴，大家赞同了，朋友中的俊友说：“人有种精神的回归，特别是在自己不顺的时候，想起血地很自然，好像那里最安全，最可以安妥自己漂泊的灵魂。”

管理员又来催了两次，他的声音把森林中还残留的一丁点虚幻氛围撕得粉碎。

我想回老家看看。朋友们完成任务似的松了口气。

故乡离我居住的城市并不远，开小车只需三个多小时。说回去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朋友金开着一辆墨绿色的三星车一同前往。他在前面开着车，脸上露出十分欣慰的笑，他感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很开心。车途经县城不久，离故乡越走越近了，我用手指指点点，告诉他过去是怎么回事，远古的时候又是怎么回事。从远古来看，我的故乡正处在云梦泽的中心啊！而现在连湖的影子也不见了。还好，有些湖的线索，这里的村子都会叫什么湾什么坡什么台，比如姓陈湾、高坡湾、五凤台等等。朋友金从容地点点头，吹着口哨，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。他当然

不会在意这片土地上的什么记忆，他只在乎自己的朋友是否转换一个环境而变得开朗些。不管他在意与否，我都很感动，我也不过向他倾诉而已。经过两个小集镇，故乡眨眼就到了。从公路边到我们的湾台还有近两里路，是条笔直的土路，通向湾台的村口。修这条路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它完全照着电影《青松岭》里“金光大道”的样子修建的，笔直，两旁栽着杨树，那些树转眼间遮天蔽日，我曾和小伙伴们在这里比赛过长跑。我在回村口的公路边让朋友停了车。这里曾是一个制高点，可以对整座湾台一览无余。过去在这里看湾台，只能看到又浓又密的树林，村前村后的树林把房屋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依然能透出这个湾台特有的气息来，比如乡村的吆喝声、犬吠声和鸡鸣声。

站在路旁贪婪地看着生养我的地方，第一眼望去就很诧异，那个好看的鲫鱼背的湾台，已消失了密密麻麻的树林；最多有几株不能成器的歪脖子树，散漫在湾台的四周。过去挺紧凑的房子，变得七零八落，房子失去了排列走向，留下了许多缺口，如老人一口所剩无几的黄牙。许多人搬离了这个地方？我对自已说，这里是可以听得见我们湾台里的声音的呀！为什么变得如此寂静？一种忧愁袭上了我的心头。我也不是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，曾陆续听到关于故乡的消息，说年轻人出去打工去了，挣到钱的人搬到小镇上居住，湾台慢慢地破败了。而打工的人多在省城的车站附近谋生活，说车站是人人都想吃的一块肥膘肉，在那附近租间房子，女的出去拉客，男的在家带孩子、做饭，管他什么脸面不脸面，只要把生活过得滋润就行。这种变化还是让我吃不住，一阵心酸涌上心头。收回目光，看看脚下那条通往村口的土路，过去栽的那些高大的杨树，找不到一棵了。现在这条路有的地段栽上了水杉，有的地段插上了柳条，路被分而治之，有点责任到人的意思。尽管这样，那些栽在土路上的树，成活率极低，太多是些枯死的树桩，这条土路没有

谁去平整过,变得坑坑洼洼很是不平。我叹了口气,对朋友说,我们走吧。车行在这条土路上颠簸得厉害,我一直注意路旁是否有行人,走到村头也不见熟人出现,我的心阵阵缩紧。朋友金见我面容严肃,也默不作声了,他怀疑起自己的建议是否正确。我很想把车停在我过去住过的老屋旁,找了半天,还是很模糊,只好随便停在空地上。

我带着朋友从村头往村子里转去。路过了十几间屋子,看到一些鸡在地上跑,几个肮脏的小孩在玩泥巴,只能听到猪的哼哼声。房屋的门大都紧闭着,有的还上了锁。湾台前面的几口水塘,干涸地失去了水塘的迹象,成一块洼地。而水塘旁有几株传说可以歇凤凰的梧桐树,成了我零星的记忆。湾前还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河,每到夏天,和小伙伴们在小河里游来游去,曾有一位少年的朋友淹死在这条小河里,而现在这河堤不见了踪影。我慢慢地走着,真不知道向朋友金说些什么。这时,一阵噼啪声隐隐约约地传来,好像有人在打麻将。我朝那边一指,两人不由得加快脚步,走了过去。湾台中有个小卖店,店里放了两张桌子,一群老人围在一张上打麻将,另一张则是群半大的孩子。我看了看随便排列在条桌上的食品,它不仅是劣质的水货,而且怕有些年月了吧。这时才知道犯了个致命的错误,我什么东西都没带,忙将手伸向口袋,朋友碰了碰我,向我手中塞过来一包香烟,他早已准备好了,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

小孩子见陌生人来,惶惑地望着我们,嘴里叫道:“干部来了哦!”另一桌上的老人麻木不仁地转过头,有个缺了上下门牙的人用含糊的语言愤怒地说:“干部来了又怎么着?我们受穷还是受穷!”屋子有些暗,我很想辨认这些老人是否有我熟悉的,睁大眼睛看了半天,记忆还是很模糊。本想告诉他们我是谁,却到临时又犹豫了。忙掏出烟分给他们一人一支,包括那些半大的孩子同样兴奋地接过了我手中的烟,马上点燃,抽

得有滋有味。别过他们和朋友金在湾台中走了一遍。我们很快从村头走到村尾，依然了无声息。回到车上，半晌难以缓过气。这种苦涩的心情，太难以形容了。朋友金小心地问，有点怕犯错误的谨慎：“我们返回城里去吗？”一时间，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。

我们就这么安静地坐在车里，身体像被抽了筋似的软弱无力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为了不让朋友金的好心付之东流，只好对他说，我们到野地里走走好吗？找一块草地，晒晒太阳，吃点东西。朋友金一听，马上行动起来，打开车后盖。他准备的东西真是不少，好像我们要在这里安营扎寨，白酒啤酒、德式火腿肠、面包、烤肉，还有两只烧鸡，一股脑地装进双肩包里。

出了村口向南边走去，不多远就是记忆中的一个小禾场，用于摊晒稻谷和打稻子。尽管这里早已不是先前的模样，但我依稀记起了什么，忍不住嘿嘿发笑。见朋友诧异地看我，告诉他说，这里是我的初吻之地，曾和一个小女孩打猪草来这里，爬草垛上玩耍，看到湾台里一个大哥哥和一个大姐姐亲嘴，没有惊动他们，偷偷溜下来后，小女孩反复问我，他们这样做是为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只好煞有介事地说，肯定很甜吧，不然不会亲那么长时间的。小女孩听后恳求和我一块儿“甜一下”。

从小禾场往开处走进野地，秋风拂面，阳光温和地照在我们身上，那种忧伤的情绪慢慢地隐退了。我和朋友金漫无边际地在田野上散步，行走在一久违的空旷里，视野陡然开阔，心胸也开阔多了。朋友金吹起《喀秋莎》的曲调来。再往前行，看到了几口鱼塘，时近深秋，鱼塘的水已见底，有些小鱼游来游去。这显然是人家的承包鱼塘，在鱼塘旁有间小小的渔屋，三面草墙，屋顶用茅草搭盖，没有门，渔屋里有个简易的土炕，上面铺着稻草。我和朋友交换眼色，歇在渔屋前的空地上。朋友

金从屋里搬出一些稻草，把它铺开，上面摊上塑料薄膜，把双肩包里的东西放上去。我们盘腿打坐，吃了起来。我还对朋友金说，嗨，我们在这个渔屋里过一夜怎么样？他听后并没有太多的惊讶，只是随口答道，这不是我在森林公园里建议的吗？过就过呗，难道还怕遇到鬼？我们多少还是为这个决定而感到刺激。这半天容易打发多了，到处找一些树枝枯桩。广袤的田野上，时间显得十分松懈，只是看到天边的太阳慢慢向西天滑落而去，时间就在这种悠然自得中消逝了。因为劳作，我们的精神好了起来，脸色红润了，一反在城里病恹恹的样子，浑身上下拧成一股劲。

夜幕慢慢降临，田野上笼罩着一层轻纱似的雾霭，田埂上枯黄的小草，田地里留下的谷桩，在秋风中发出细微的“沙沙”声。侧耳聆听四周，附近一带的湾台隐隐约约地汇集着各种各样的叫声。我的身体里涌起了冲动，好像找到了久违的乡村情调。正沉浸在此情此景的时候，突然一声凄厉的猫叫划破了这傍晚的宁静。诧异地环顾四周，朋友金显然也注意到了这声猫叫，他说，是野猫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置可否。过了会，居然从东边发出了几声“啾啾”似鸟非鸟的叫声。记得下午捡树枝时，知道那里是个坟场，这怪怪的“啾啾”声不由得使我们两人对望一眼。

我们开始费力地制作篝火，先把稻草放到底层，然后放上一些细小的枯枝，最高层架上树枝和树桩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夜晚会很漫长。检查一下食品，还有一瓶高度的枝江大曲没有开封，这足以让我们熬过黯然的长夜。因为缺乏经验，生了两个多小时，还用坏了一只打火机，粗粗的树桩才得以燃烧。朋友金剪开一只装有烧鸡的塑料袋，把烧鸡插上一根树枝，在篝火里煞有介事地烧烤起来，还故作幽默地说，啊，我们开始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。我看看那塑料袋里拿出来的烧鸡被烤得油

水汪汪，忍俊不禁呵呵直笑，这也能算茹毛饮血？朋友金不以为然地说，想像啊，想像！现实这么贫乏，难道不能加点想像吗？我有点惭愧，的确如此，人活得不能太实在。

夜因此深了下来。深远的天幕上挂着几颗亮晶晶的星星，这个夜晚没有月色，我有些遗憾地想，哪怕一勾上弦月或一弯下弦月也好。但我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那种月色，会给空旷的大地多几分惨然，会让我们身心悲凉。我从篝火边站起来，走进暗夜中，眼睛不一会适应了黑夜，发现这深秋的夜黑得并不深沉，暗夜里还浮游着丝丝缕缕乳白色的雾状的东西，这样的夜有似梦非梦之感。这时一阵疾跑声由远而近，来到我的脚下，骤然消失。这块土地上还有什么野兔吗？我无不疑惑地想。朋友金叫我一声，回来呀！后面顺着这个“回来”，便唱起歌。歌声在广袤的旷野里回荡着，多了几分苍凉之气。我有些感动，与他合唱。我们一高一低此起彼伏地唱着，接着，我唱了一首小时候唱的歌：姆妈/狼叼走了你的宝宝/你的宝宝变成了一条老狼儿/它有一天想起了姆妈/回来找你的时候/你老得牙齿掉光了/你的腿走不动路了/你也不中用了/你的狼宝宝对你说/你日里盼夜里盼的狼儿回来了/它瘸了一条腿/它瞎了一只眼/它的尾巴也给猎人的狗咬掉了/它的肚子还饿着哩/姆妈呀/你活着也是受罪/还是让我吃了你吧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每当挨母亲揍过屁股后，和小朋友扯着嗓子唱着这首似儿歌非儿歌的东西。不知现在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它，我扯着嗓子嚎叫的时候，朋友金静静地在一旁听着，等我唱完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在这夜寂静而又空旷的原野上，守着一堆篝火，无拘无束地唱，一人一口酒地喝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啊！我们像两个疯子一样，有时候甚至莫名其妙地仰天长笑。一瓶枝江大曲不知不觉喝到了三分之二，大大超过了平时的酒量。

有个影子一飘，便定定地站在我面前，他对我说：“狗儿，我

真的等到你了？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，没错！我知道你有一天会回来的。”

我揉了揉有些朦胧的双眼，跳将起来，抓住他有些轻飘飘的肩膀，大叫一声：“小山子，是你呀！”然后对我的朋友说：“这是我幼年时最要好最要好的朋友！”然后又对小山子说：“这是我城里的好朋友金。”小山子听了我的话，有些哽咽地说：“你还是这样看的吗？你真是这样看的吗？”我大大咧咧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可疑的。”

我忙向朋友金介绍起小山子来，小山子的确是我少年时最要好的朋友，记得如果他们家烧了好菜，他会私藏一块两块放到碗底，偷偷地给我。如果他受了欺负，我们两个会联手出击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脸笑，好像是一种永远打不开的笑，如果人家可以笑出三个波纹来，他最多只能笑出一个半来，永远带着有些生涩有些腼腆的笑，就是现在，多少年过去了，他还是这副笑对着我。我忙指指他的笑对朋友金说，你看看，他的笑好奇怪哟！朋友金忙去看他，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他认真而又有些固执地看了我一眼，对我说：“那个装毛主席像章的盒子，真的不是我拿的。我等了你这这么多年，就是让你相信我这句话。”我仰天大笑，回荡在寂寥的夜空中，狠狠地拍了他一巴掌，可是有点拍到空气中的感觉。我大声说：“你真是饿狗子记得千年食啊！我早就忘了这件事，当然也不会怀疑是你拿的喏！”小山子如释重负地说：“你真是这样想的吗？”不等我回答，朋友金好奇地插嘴问道：“什么毛主席像章？”

“唉呀！其实是一件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我早就忘到爪哇国去了，难得小山子记得这件事。”我告诉朋友金，小的时候，我积攒了很多毛主席像章，把它装在一个铁皮的罐头盒里，然后用锤子把盒盖砸得紧紧的，我伙同小山子埋在我们家的屋檐下，两人发了许多毒誓，计划在二十岁的时候把它取出来。农

村的小孩发毒誓很有意思的，一边自己骂着自以为最歹毒的话，一边用小手在空中划着圆圈，表示是算数的。我们发了很久的毒誓，有意忘记了这个埋毛主席像章盒子的事情。哪知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某个时候，我和小山子路过那个埋毛主席像章的屋檐，正好有一只母猪在拱那里的地面，而藏有毛主席像章的盒子没有了。我当时气得一甩手，毫不犹豫地指责小山子偷偷地把那个盒子挖走了。我感到受了欺骗，再也不想理他了。为了和我交下去，他求过跟我要好的小朋友，也变着法子给我一些好吃的东西，甚至偷偷地放在我的书包里。我不知道那时怎么会那么倔，居然把东西当着他的面扔掉。他被气哭了几次，还通过他的父母来让我父母做我的工作，尽管我有些缓和，但我们都以为再这样交下去没有多大意思，于是渐渐淡漠了。

现在说起这件事来，的确很好玩的，但是少年时代的友情，必须纯洁无瑕，不能有半点阴影。小山子旧话重提，使我非常感动：“想不到这些年过去了，这件小事你依然装在心上。”小山子重复地对我澄清说：“那个盒子我的确没有碰。”我感叹万端地说：“我绝对相信你的话！”小山子重重地出了一口长气：“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，今天终于了了！”我一把拽住小山子，一把拽住朋友金，说：“我们喝酒，我们喝酒吧！我今天真的很幸福，有两个很好的朋友陪着我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？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们斜靠在篝火旁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已是日上三竿。渔屋前弄得一片狼藉，篝火还有些余温未烬，我们脸上皱得发烧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站了起来。我突然一激灵，忙问朋友说：“昨天有个叫小山子的人来过吗？”朋友金说：“是啊！”我们一起喝酒，他的笑怪怪的。“他来干吗？”我说。朋友金看着我一脸紧张的样子，有些不解地告诉我：“他就是来告诉你他没有拿那个装毛主席像章的盒子呀！”

我大叫一声，说：“他妈的，他妈的！真是不可思议呀！你